

李涵秋 著

中國現代言情小說大系
戰地鶯花錄

(下)



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战地
莺花
录

(下)

李涵秋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第201号

战地莺花录

(上、下)

李涵秋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)

邮政编码: 200062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1 插页: 8 字数: 520 千字

1994年4月第一版

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1—11000本

ISBN7-5617-1141-7/I·087 定价: (套) 13.50元

第十二回

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

赵珏听到此处，方才将心上一块石头轻轻放落，重又笑问道：“这又奇了。令兄既将林小姐劫来，何以不能遂其所欲，其中情节大是可疑，宗大哥若不以外人见待，何妨将这其中缘故，细细一谈呢。”宗久安笑问道：“赵大哥殷殷垂问这林家小姐，是否同这小姐有些瓜葛？”赵珏猛不防被他问着这一句话，确中心病，不由脸上一红，幸喜残灯不明，尚不至被宗久安瞧破，疾忙掩饰说道：“宗兄又来多疑了，我同这林家小姐素昧生平，那里会有瓜葛？只不过因为他是我们本省的人，他父亲先前做过省里议员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忽然从路途之间出了此事，听来觉得很有趣味，所以向宗兄问得一问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可以不消瞒得吾兄了。家兄自幼天性懦弱，父亲见背之后，全是家母教育成人。家母对于愚弟兄们严厉非常，愚弟兄亦颇能自尽孝道。家兄一营填防新塘之时，所有家眷人等，在三日之前便已拔队前走，约定了船泊妙音河岸旁，等候家兄。家兄因为久蒙陶旅长眷爱，此次远发，那些同僚的军官，不无逐日的预备酒宴替家兄饯行，因此少有耽搁。偏生便在广州火车上遇见了林家小姐，心中遂动了一点爱慕之情。后来又知道他也是官眷，家兄业已娶过妻室的人，便是想

同那边提议婚姻，知道也无济于事，所以只是在火车里行止不安，寝食俱废。嵇夷白原是同家兄一路走的，猜出家兄的用心，因此替设计策，等待到石龙镇时候，假以护卫为名，已将客寓里的情形一一看在眼里。当夜便差遣了两名卫队，嵇夷白也结束齐整，轻轻的破户而入，将林小姐背负出来。一经得手之后，好在石龙镇离妙音河本不甚远，家兄一千人便连夜的奔到妙音河上了兵船，立即开行。这件事当时家母同我们都不得而知，见这女子上船，深以为异，当即向家兄询问。家兄百般支吾，说是在虎门一带买的人家女孩子，将他带回来做妾的。可怪那小姐并不啼哭，只顾张着眼四面瞧看。其时我的母亲只不过嗔责家兄年纪尚轻，不应该糟蹋人家子女把来做妾，倒是家嫂听见这话十分恼怒，立刻同家兄开起谈判，大起酸风，吓得家兄缩着头躲在一旁不敢开口。那林小姐看出这种情形，他猛的走至家母身旁，跪下来叙述他在石龙镇被劫的一番缘由，侃侃而谈，并无畏怯之色。”赵珏听到这里，将手掌一拍，笑说道：“妙呀，毕竟曾经当过女学生的，其举止动静与寻常女子不同。此事若在别人，除得一死之外，更无别法了，他竟会这样有胆有智，真使我们一班男人家倒地百拜。以后的事你也不须说了，定然令堂老太太不许令兄纳这小姐为妾，以至令兄大失所望了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赵大哥真是明见万里。家母听见那小姐的话，好生愤怒，旋即将家兄唤至面前，痛痛的责备了一顿。依家母意见，还要押着将船开回，送这小姐再返石龙镇，交给他的父母。那时候我就发了些议论，说林小姐的家眷在石龙镇不过暂时停歇，火车一行，他们定然赶赴省里去了，便是送小姐回去，也怕徒劳往返。好在这小姐的父亲也在省里当着差事，随后看有机会，再行送小姐回府罢。家母深以为然，便将这小姐留在身边，看待得十分亲热。一直等待抵了新塘以后，军营驻扎下来，寻好了公馆，家母还怕林小姐不乐同老

年人周旋，各事受了委曲，于是将家兄撵在营里住宿，命林小姐同家嫂在一个房间里款洽。说也奇怪，家嫂性情最是一个不能容物的人，不知何以见了林小姐非常亲爱。我未曾动身之前，只见他们两人形影不离，偃肩握手，任是亲姊妹也没有那样温存体贴。有时候家兄想回房暂歇，都被家嫂撵逐出来，说有林小姐在房，不便留他别生枝节。可怜家兄千方百计，想出法子来将林小姐劫得到手，转白望着家嫂同他亲热，自己想同林小姐说句话儿也不容他有这奢望，岂非徒耽了恶名，毫无实惠吗？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委决不下，当初林小姐来时还时时刻刻的想着父母，巴不得家母立刻遣人送他到省，詎料自从同家嫂联络以后，他不但思念家人，及至听见家母有送他回去的消息，转有些留恋家嫂，不忍别去。所以由去年残冬以至今日，林小姐简直没有离去舍间的意思，岂非怪事。兄弟时常还说着笑话儿，林小姐幸喜是个女流，虽然同家嫂这样恩爱，尚没有人疑惑他们别有暧昧。然而窥测他们两人耳鬓厮磨的形态，虽寻常人家夫妇还及不来他们的情好。此刻家嫂只多着家兄一人，会面时就同他赌气，家兄也说不出来的苦楚，这也叫做自作自受了。”赵珏益发高兴，笑得拢不起嘴来，说道：“天下的事，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道理，男女相悦，固是常事，然而两女相悦的情形，也有时候种种出人意料。这林小姐也是前生缘法，不但令嫂同他分拆不开，就以舍妹而论，当初同林小姐交好的时候，不是也同令嫂一般，成日成夜价在一处谈笑，几乎没有半刻功夫可以离得。……”宗久安按着笑道：“赵大哥说话我早觉得有些藏头露尾，若非林小姐同大哥这边有些瓜葛，料想不应如此关切，此刻大哥言语之间可是流露出来了。林小姐既然同令妹如此亲爱，可想大哥对于林小姐一定有特别感情，对此名姝断无不存爱慕之理。大哥先前还同弟一味支吾，可想不肯以知己见待了。”赵珏因为林赛姑虽陷险境尚未失

身，非常高兴，一时说话不及检点，无心中将认识赛姑之事全行呈露，经宗久安蓦然一问，不禁羞惭满面，连连拱手说道：“实不敢欺瞒吾兄，林小姐在家乡时候曾经同舍妹在一处学校里求学，彼此情致尚称亲密，不时的也常向舍间走动，舍妹前天听见林小姐被劫消息，十分哀感，屡次逼着兄弟向宗大哥询问。至论弟与林小姐实无别的关系，吾兄切勿多疑。”宗久安也只付之一笑。两人谈得许久，不由都有些困倦，觉得天色已是将近破晓，大家和衣睡倒。

一梦沉沉，一直睡至第二天红日东升，方才起床梳洗。这时候赵珏一眼看见大门外面有一个人将头向里边伸得一伸，吃了一惊，正待查问，那人慌忙说道：“少爷还在这里呢。家里小姐分付小的过来告诉少爷一句，昨天营里拘获的那个姓武的党人，于清晨时候业已在校场枪毙。小姐同太太很不放心小爷，命家人过来叮嘱少爷就赶紧离了此地，向广东去躲一躲罢！不可再回家去，招惹外人耳目。这是一百元钞票，太太交给少爷在路上使用的。……”说着，便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，递在赵珏手里。赵珏猛然听见武星斋枪毙，觉得一个活鲜鲜的人，不多几日还在一处吃酒谈笑，转瞬之间已成异物，不由呆呆的出了一会神，良久方才望着那人说道：“你回去禀明太太同小姐，说我就依着太太分付，若得了机会，立刻就往赴广东，叫太太同小姐不用悬念我。我到广东一有了下落，立即写信回家，家里有什么事故，可以随时告我。”那个家人垂手答应了几个是，旋即出门，匆匆走了。此处赵珏便同宗久安谈及武星斋事迹，宗久安冷笑了一声只不开口。赵珏当晚便同宗久安商议，准备连夜的偷赴广东，去投奔他哥子陶如飞那里权时歇足。两人计议已定，赵珏当即取了两张钞票共计十元交给郝龙妻子，谢他两日照应之惠。一直候至黄昏时分，雇了一个人挑着行李，两人跟随在后径上火车。

幸喜路间却不曾被人觉察，不到几日功夫，两人已抵广东新塘地方。宗久安领着赵珏，直向他哥子营中走去，及至走到那扎营所在，抬头一望，吃了一吓。只见营址全无，剩了一片荒凉野地。幸喜这地方已入他们南边汛地，没有妨碍。宗久安立刻寻着一所警署，问他们这陶营长的兵队如何已不在此地，还是迁了驻扎之所。当时那个警长接着名片，已知道宗久安是陶营长的兄弟，立刻请进局中，邀宗久安同赵珏坐下。宗久安当即询问他哥子移营何所，是否可仍在新塘一带地方？那个警长忙答道：“营长驻防敝处，地方上甚资得力，无如在上月里省里有紧急公文，转飭令兄带领军队进驻武汉，仍归陶旅长节制，他们全旅都开赴长沙去了。”宗久安惊问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长沙现为南军所占，该处军队很是不少，如何又将虎门陶旅长调开去助战，其中想有他故，未审警长还知道移营的原委么？”那个警长见宗久安问到此处，遂将坐的那张椅子向前移得一移，附着宗久安耳朵说道：“近有敝友新从岳州而来，据闻我们这边先前进攻北军颇获胜利。因为北军虽众，久无战斗之志，而且湘中山路崎岖，形势险峻，北军途径不熟，屡遭挫折，我军着着进行，声势浩大。不图于一月之前，北边又遣了几营人来助攻长沙，我军初尚不以为意，叵耐内中有一个营长，说是由陆军学校毕业出身，新近升为营长的，这军官深明韬略，智识非凡，兵力既不足以挫其凶锋，贿赂又不足以移其素志，一味的同我们这边作对，我军是以迭次败衄，湘西一带岌岌可危。令兄移营该省，大约便因为这个缘故。”宗久安听了这一番话，不由吃了一吓，咂着舌头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。自从两方面宣战以来，并不曾遇见这种劲敌，这个营长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，未免有些过于认真了。万一容其屡获胜仗，再荐升至旅长、师长地位，其时位分愈大，资格愈深，那时果然拿定他的主意，得寸则寸，得尺则尺，这件事倒也很棘手的呢！”

我们在背地里说句老实话，两方战事大抵全恃虚声，并不要一定炮火相加，血肉相搏，闹到末了，只须两边平均些权利，也就韬戈束甲，不作他想。此番闹出这样一个冒失的营长出来，陡然长了北方气焰，不是‘和平’两字永远没有希望么？这也要算是国家的气数，人民的浩劫呢。”赵珏这时候在一旁静听，心里猛然触起一个人来，忙插口问那警长道：“请问一句，北边带领军队由学校毕业的这位营长，不知可调查出他的姓名，是那一省的人民？”那个警长笑道：“我们中国号称共和，然而阶级悬殊，依然如故。这营长果然做到什么督军、巡阅使的身分，虽没有经济学术，然而他的大名鼎鼎，自会脍炙人口；若是爵位卑微，再加上出身学校，为人人所憎厌，任是他虽有战功，也没有人肯时时提着他去嚼念。我的那位相识，他也是老于宦途的朋友，当时我听见他说话，也曾问及这营长的名姓，敝友笑说‘草茅新进，委实不曾注意及此’，两位先生也不必着急，大约一经到了省里，就可以察访出来了。”赵珏点头称是。宗久安因为新塘这地方没有什么洁净旅店，便同那警长商议，意欲在局里权歇一夜，明日再搭赴火车进省。那个警长连连答应，随即招呼警勇，将他们两人的行李安置妥贴。

一宿无话，次日宗久安别了那个警长，偕着赵珏依然就道。不到两日功夫已抵省垣。宗久安知道他哥子此番虽然带领军队直趋湘岳，兵凶战危，断然不会将家小掳去。于是先行打听他哥子家眷的公馆寓在何处，当时便有人指点他所在。他便将赵珏安置在一个旅馆里，独自回去拜见他的母亲，并诉说在福建失事之由。他母亲深替他担着惊恐，也就将他哥子调遣出发的事迹，一一告诉了久安。久安问道：“嫂嫂他们想还安好？林小姐定然随着母亲一路到省，此时想还住在我们公馆里？”他母亲笑道：“你嫂子近来有病，镇日恹恹的也不大思量茶饭。请了医生替他

诊治，有的说他是气恼伤肝，有的说他是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，究竟叫人也猜摸不出。依我的见识，他这病并没有别的大事，一定是害的想念林小姐的病。……”宗久安吃惊道：“怎么林小姐不在我们家里了？这也难怪嫂嫂想念他，他们情爱又密，从前是形影不离的，如今硬生生替他们拆散开来，无怪嫂嫂弄出病痛来了。”他母亲笑道：“彼此都是女人家，在一处相好，亲爱也是有的，只不曾见你这嫂嫂同林小姐的这样如胶似漆，大约也是前生缘法，别人也无从替他们解释。至于林小姐当初被你哥子糊涂弄回家来，依我当时便想将他送还他的父母，后来不料林小姐同你嫂嫂谈得来，因此便延搁下了。如今既已到了省里，我们又知道他家父母的官阙，随即命人传信给他父母，不免扯了一个谎，说是他家小姐在路途上被盜匪所劫，是我们官兵看见将他救出险地，特地送小姐合浦珠还，现今留在内眷身边，不日便送他遄回公馆。可怜他家还有一位老太太，因为想念这孙女儿，几乎一病不起，如今得了这个喜信，说不出他合家的快乐。他父亲立即来拜会你的哥子，流水般的道谢不迭。并说在石龙镇失事之后，原想你哥子替他捕盜，不想兵船业已开放，几乎束手无策，谁知小女性命仍为营长所救，真是万分感激。另外还备了好些礼物送到我们家里，你哥子也同他谦逊了几句，当时他父亲就将林小姐接回去了。我还笑望着你哥子说：‘幸是这样做作，一点不露痕迹，还落得人家感谢不尽。否则，靠你那些糊涂主意，白糟蹋了人家女孩子还在其次，譬如今日大家都在省里办事，万一被别人知道，弄得身败名裂，如何是好！照我这样做去，岂不波平浪静，一点形迹都没有？’”

宗久安仰着头想了想，不禁皱眉说道：“母亲这番作用，原是算无遗策，但不免有一层可虑：在路间救林小姐这句话，不过欺瞒一时耳目，保不住林小姐回去不将其中实情一一告诉出来，那

时候哥子的名誉依然不免损失。而且姓林的万一同我们这边作对起来，尽可以提出诉讼。”他母亲也笑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一层倒也亏你想得周到，但是已不消你这样多虑了。先前我也因为这层缘故，想拿话去叮嘱林小姐，叫他不可在父母面前露出被我们劫夺的痕迹。那林小姐真个异常聪明，他不等我开口，已猜出我的意思，他一味承揽，说断然不使父母知道。这事初时我还疑惑他，或者拿这样话来搪塞我，并非出自真意。后来他老实说出来，说他同你嫂嫂非常要好，万一将你哥子劣迹诉知父母，将来父母如何会允许他同我们这边来往？既不许同我们这边来往，他遂没有会见你嫂嫂之日。所以这事全出自他的主意，决然不露出一字，所以我也相信他得过。你如不信，这林小姐虽然回了他的公馆，还不时隔着三日五日，来会你嫂嫂，有时候耽搁迟了，一般同你嫂嫂睡在一处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原来有这样缘故，那就无怪林小姐自然不将那些事告诉他父母知道了。但是哥子业已入湘，一时还不见得回来，我在福建会见一个朋友，本是赶来投奔哥子的，过不了几日，我或者还须同他向湖南去走一趟。目下他住在栈房里，如若公馆里房屋尚多，儿子的意思还想请他住在家里来，各事便当些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他母亲说道：“既是你们的好友，理应将他接回家来住着，况且你哥子出外，厅上及书房里也没有人用得着，叫人家冷清清的住在栈房，成个什么样儿。”

宗久安听见此话十分欢喜，又到旅馆里将前后事迹告诉了赵珏。赵珏怔了怔叹道：“我此番到粤，原想在令兄这里会一会林小姐，替舍妹传达口信，不料他又回去了，岂非缘浅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这有什么打紧？我不是告诉你的，林小姐虽然回去，他不时的还来看望我家嫂嫂，如若得着空儿，便请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，便可会见他了。……”当日赵珏便将行李移入宗久安公馆

里面，并拜见了他的母亲，住了几日，倒也安然无事。赵珏此时算是已得着林赛姑消息，便详详细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妹子赵瑜。又因为他妹子曾经嘱咐他去拜会林耀华，择了一个日子，果然径至督署，想同林耀华见一见。名刺虽然已经递了进去，耀华知道他便是在家乡里曾经求过他的女儿结婚的，此时赛姑若果是个真实女郎，那赵珏虽然求婚未允，然而既有这一重香火因缘，耀华对着他少不得要另眼看待，无如这时候赵珏虽是大言不惭以未婚的女婿自待，其实耀华心里却没有这一件想头，论同乡名分，见与不见大可无关紧要，况值政府初立，诸务殷繁，署中出入又戒严非常，当时将赵珏的名刺拿在手里掂了几掂，旋即定了主意，命人传话出去，说是“公家事繁，实没有暇晷可以晤客，问一问来人居住，改一天我再去回拜罢”。赵珏在辕门外边候至许久，不料得了这种冷淡消息，他简直使出他娇客气性，愤愤的掉转身子就走，家人赶着问他住在何处？他一声儿也不理会，径自跑回宗久安公馆。

却好宗久安正坐在书房里，见他脸上气色不好，便笑着问他所为何事？这般不快。赵珏到此更忍不住，立即滔滔不断将以前向林家乞婚，林家允许等待彼此年纪大些，方才可以联姻的话，说得痛快淋漓。又道：“谁想我不远千里亲来拜见我们那位岳翁，他简直招待都不招待，这不是有心奚落我吗？怪道那些旧小说子上讲起来都说是女婿贫穷，丈人就不肯相认。往常还疑惑是编书的故作此欺人之谈，拿我这件事印证印证，真是古今一辙，先后同揆，你想我可气不气？”赵珏一面说，一面拿手揉着肚子，只嚷胃脘疼痛，引得个宗久安拍手大笑。指着赵珏脸上语道：“哈，哈，哈！我说你这也委实不是知己朋友，以前林小姐出了这件事被死鬼武星斋披露出来时候，我无意中就瞧出你那一种仓皇样儿，端着酒杯子几乎不要流下泪来。过后我又询问你是

否同林小姐有无关系，你又推得一个干干净净，说是林小姐不过同你们那位令妹有同学之谊，这也罢了。及至已经到了舍间，你还是藏头露尾说要同林小姐见面，又说是替令妹传达口信。我请问你：既然同林小姐没有瓜葛，此番去会他阿父，见也好，不见也好，为甚又引经据典闹起旧小说子上面的嫌贫爱富呢？照这样看起来，老实说，你前番要想会林小姐一会，我还拟嘱托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，如今你同林小姐既是未婚夫妇，这种嫌疑事体，小弟还不敢担此干系呢。”赵珏连连向宗久安作揖道：“好哥哥，好哥哥！算兄弟欺你的不是，但是我也实有苦衷不便尽情披露，如今既已瞒不住大哥，以后还求各事周全到底，庶不负我们萍水遭逢，芝兰投契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好呀！大家既然在一处相好，凡事也须割切商量，我已猜到赵兄的用心，大约不能求见于尊翁，定然急思求见于令媛了。停会子等我面见家嫂，叫他早晚约林小姐过来让你们谈一个体己儿，可好不好？”赵珏笑道：“荷蒙厚爱，小弟心感已极，改日只有备一席东道奉谢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自家的好弟兄，这奉谢的话倒也可以不消讲得，只是将来有什么秘密事件，不要将人瞒得实腾腾的便好。……”

果然这一晚宗久安径自走入内室，预备同他嫂子斟酌邀约林小姐到这边会晤赵珏的事。刚刚跨入二门以内，猛见他的嫂子正坐在母亲身旁掩面哭泣，他母亲也是流泪不止。只听见他母亲说了一句是：“当军人们的这碗饭委实吃不得了，占了优胜是他督军省长们的快话，至于像你的丈夫动不动就充前敌，炮子上不曾安着眼睛，一个不防备有没有性命都是料不定。”正说到此，已见宗久安走得进来。他母亲便问道：“战地上的消息，你在外间听见什么没有？说是我们南军覆败的不少了。”宗久安惊道：“连日报纸上虽然说是北军占领了岳州一带，究竟未知是否确实，母亲这话是打从那里听见的？说得这样紧急。”他母亲又说

道：“今天是你嫂嫂的哥子，到我们这边来报告的。他说有几个朋友新近打从湖南贩卖棺木下来，经过岳州，战云弥漫，北边有一个营长甚是利害，着着向前进步，不认一毫情面，他的兵队又整齐，军律又严肃。”说着又伸手搔着头，说道：“他说这个人姓什么呢？好像是圆溜溜的圆字，又像是四方方的方字，连他的名儿通共只有两个大字，我的记性真是不济了，如何一时间再想不起来！”他嫂子便插口说道：“这营长姓方名钧，叫做方钧。他不过新近才带领了一营人众，他便这般扬威耀武，很想要替政府里出一番死力，可算得一个不达时务的人物呢。据说你哥子的战线，便同这姓方的在一处，别人家是拚着命的，你还不知道你哥子胆小如鼠，平白地听见炮声，他还没命的掩着两个耳朵，可想这几日里，不知他要吓得什么样儿了。”说着，又掩面呜呜的假哭。宗久安此时原想替赵珏说去接林小姐的话，无如见着这样神态，再也不便开口，勉强安慰他们几句，重又踱回书室。

赵珏看见宗久安出来，忙迎着问道：“林小姐几时可抵尊府？令嫂定然是赞成的了。”宗久安没精打采懒懒的说道：“对不住，赵兄委托之事，实在不曾能达目的。并不是家嫂不肯接他，只因他们心绪恶劣，一时间不便向他们提起这事。”赵珏惊问道：“令嫂有何心绪？定然因令兄出外久了，闺中少妇，望远颦眉也是常理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那到不然。家嫂听见战地消息不佳，又恐家兄有什么意外变故，是以镇日价颦眉泪眼，简直没有一毫兴致。”赵珏笑道：“我记得我们在新塘时候，听见那个警长叙述北军胜利，说是有一个新来营长十分强硬，不知道这营长毕竟是谁？”宗久安道：“适才家嫂倒提着的，说是叫做什么方钧……”赵珏听到此处，不由跳起身子说道：“哎呀！原来果然是他上了前敌了。他的军事学识是不错的，无怪南军有这番挫折了。”宗久安惊问道：“难道赵兄这同营长认识不成？”赵珏

笑道：“岂但认识，他同我是同学至好，我由京里回家时候，他还未曾出京呢。”宗久安慌忙向赵珏作揖笑道：“原来赵兄同这方营长是同学至好，这番战绩，大约非赵兄不能收束全功。停刻兄弟当禀知家母及家嫂他们，好叫他们放心，并请赵兄明日便偕兄弟起程，径向长沙一走。赵兄志在护法，又极文明，为国为民，想断无推诿之理。”赵珏笑道：“方营长虽是髫年交好，然而目下他已投效政府，我居南军，同他处于反对地位，即使到了战地，又有何益？若论两军交绥，杀敌致果，我的学识不见得高出于他，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。况且我尚不曾得着新政府里的委任，手无斧柯，何从作战事上计画？宗兄快不要如此高兴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赵兄又来迂腐了。我已经同你讲过的，南北相持，看似势不两立，其实都是虚声恫吓，没有一次当真攻击。此番请赵兄往赴长沙，也断断不用你亲临战地，这其中奥妙，此时且不便明白宣布，等到那时候自有办法。至于你若是建了这次大功，你还愁南方新政府里不给你重要位置？好哥哥从此飞黄腾达，指日高升，倘若不忘故交，兄弟仰求你提携的地方正多呢。”宗久安说毕，就想转入内室去告诉他们这话，赵珏忙拦着说道：“不是兄弟勒指宗兄，若令嫂不将林小姐请得来同兄弟见一见，我决不同宗兄往赴湘岳，此约必须同宗兄立定。”宗久安想了想笑道：“若是等你同林小姐相见，不是又耽搁了动身日期！罢了，好在两军相持，一时尚不至别有变动，等我同家嫂斟酌办法，再来回覆赵兄。”

宗久安进入内室，先将赵珏认识那个方营长的话说了一遍，又说次日便须同赵珏到哥子营里相机行事。他母亲同嫂子听了非常欢喜，一叠连声催宗久安同赵珏赶快动身，好救陶如飞的性命。宗久安又望他嫂子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是赵珏知道嫂嫂同林小姐是闺中密友，意思想请嫂子介绍他们见一见。”他嫂子笑

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林小姐他的身分何等娇贵，如何我们这般冒失去引他见一个暮生男子，他知道不是还要嗔怪我们无理？”宗久安笑道：“嫂嫂你若是如此作难，那赵珏便不肯到长沙去了。嫂嫂须忖度忖度，还是哥子性命要紧呢，还是林小姐的体面要紧？我还有一句话告诉嫂嫂，这林小姐当初同这赵珏已有过婚约，只是因为彼此年幼未能实行，算起来他同林小姐究竟不能说是暮生的不曾见过。”他嫂子听见这话，不由怔了一怔，重又笑起来说道：“这位赵先生原来是同林小姐那边求过婚的，照这样看起来，他既定然要同林小姐会面，我又何苦白白去阻拦他们。请你转告赵先生，明日我一定将林小姐请过来便了，至于林小姐肯见不肯见，却与我没有相干。林小姐明天既来，后天便须请赵先生起程。”宗久安笑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嫂嫂放心。”

且说宗久安这嫂嫂原是姓缪，小字兰芬，为人生得玲珑娇小，年纪虽然已经十九岁了，然而同赛姑站在一处，却像是同胞姊妹。陶如飞初娶兰芬时候，非常爱畏，闺中一切举动，悉听兰芬指挥，从来不敢违拗。论他们夫妻恩爱，也算如胶投漆。无如陶如飞见猎心喜，平白地将一个乔装女子的赛姑擒劫回家，兰芬初则由妒生恨，少不得与陶如飞大起冲突。继而知道赛姑是个假女郎，她那时候不但不怪夫婿多事，反觉得这一段姻缘十分感激他为自家撮合。借着亲爱赛姑为名，转双宿双飞异常快乐，只苦了一个陶如飞被撵逐出房，孤另另的空帏寂寞，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恼。抵省以后，赛姑虽已回家，他是知识未开的少年，既有个赵瑜做了他先事之师，又有个兰芬做了他后起之秀，他也渐渐的不遵父母约束，时常到陶公馆里去走动。这一天忽然兰芬那里打发人来请他，他得了这个消息，立刻收拾齐整，坐上轿子，一直抬至陶公馆门首，跳下来便走上房。

兰芬一见了赛姑，便上前同他握手，笑吟吟的将他邀入房

里，含笑问道：“近日在闺中作何消遣？我不请你，你再也不来，我把你这鬼灵精的妮子，为何连自家一个未婚夫婿都不去招待招待，反叫人家闹到我这里来，要来问你一个背夫潜逃的重罪，我不知道你将来怎样死法呢？既骗人家的妇女，又骗人家的男人，你好好跪在我面前，替我招出几时同这未婚夫婿订约的？若有半字虚诬，看我拧你的小嘴。”赛姑被她这一番话说得一时懵懂住了，羞得脸上红了一红，咬着指头笑道：“你不要拿这些话葬送我，不过隔了几日不见你，便同我瞎三话四，我有什么未婚夫婿呢？老实告诉你，若讲到我的未婚夫婿，除得是你，更有谁人？”兰芬向他眨了一眼，不禁含羞说道：“悄没声些！你不防着给别人听见。”赛姑趁势侧身坐入兰芬怀里，笑道：“你也怕人呢！我便应该给你开心的？只准你打趣我，我才打趣你一句，你就责备我起来了。”兰芬笑道：“谁人打趣你的！你去想想，在家乡时候，可有一个姓赵的向你求过婚的？你没的还要瞞我。”赛姑笑道：“呸，原来是婉如的哥子，这个人难不成已到广东了，他巴巴的来干什么的？”兰芬笑道：“干什么呢？还不是赶来同你结婚！你们的秘密，横竖我也不明白，他好在想见你一见，你们见了自然知道。”赛姑笑道：“生刺刺的，我不好意思见他，姐姐替我回他去罢！”兰芬用手按他的额角，笑道：“哎呀，好一位千金小姐！简直连一个生客都不肯去见了。你休得引我使起性子，轻轻的揭开你的黑幕，问你还是应该去见这姓赵的，还是应该鬼鬼祟祟的偷来见我？我也不欺你，并非我真替这姓赵的出这样死力，实在因为想他往赴战地，同北军去秘密运动，免得如飞的性命有损。”赛姑此时忽然敛了笑容，重重的将兰芬望得一望，不禁将个头低垂下来，沉沉无语。兰芬笑道：“同你闹了一句顽话，你便生气了，可想你这人十分寡情。”赛姑忙摇头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只怪你衾边枕底讲起来都说